詩毛氏學

詩毛氏學八

國風八

齊左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詩譜云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王氏曰卽營邱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餘仍反之聲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鄭曰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孔曰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陳曰書大傳又云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階下鄭注應門朝門也辟啓也此傳所謂朝盈而君作也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韓詩云雞遠鳴蠅聲相似也季本曰此疑其已遲之辭也

東方明矣古音芒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孔曰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朝已昌盛則君聽朝鄭曰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季本曰此幸其尚早之辭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萌古音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聲曾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言天明百蟲咸動又昶按此章夫人

若與子甘眠不起則必見憎於人是謂不忘其敬毛傳釋義不釋辭會會於朝也卿大

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蘇曰羣臣亦欲退朝而歸治其

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鄭曰庶衆也○昶按猶言無播其惡於衆

也子者與也貽也謂無當衆而貽子以可憎之名視朝太晏人必謂我甘與子同夢是見惡及於夫人可

恥就甚○孔叢子云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鄭元

錫曰刺禽荒也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旨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漢志峱作嶩○鄭曰士大夫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說文峱山在齊地從逐也小爾雅同獸三歲曰肩說文引作豣云豣三歲豕肩相及也儇利也鄭曰併驅而逐二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徒首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許九反兮

茂美也陳曰美者謂習於田獵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令

昌盛也狼獸名孔曰釋獸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臧害

也輔廣曰古者四時各有田獵所以奉順天時發抒民氣而以之習戎事備典禮也然或躭樂於此則先王必以爲戒今齊以游畋成俗互稱譽其便捷輕利則其心荒肆矣

還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郝敬曰齊俗婿不親迎但俟婦於家故詩人託爲新婦之言以刺廢禮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音敷乎而

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張氏曰夫家之著也素象瑱孔曰士以象爲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胡曰冠冕皆可言服禮人君冕而親

迎士昏服爵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尚加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青青玉孔曰謂以青玉爲瑱瓊瑩石似玉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卿大夫之服也孔曰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爲一人非以瓊華瓊瑩之異而知其異人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音央乎而

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陳曰英者瑛之借字說文瑛玉光也瑛本爲玉光引申爲石之似玉猶瑩爲玉色引申爲石之次玉人君之服也呂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雁御輪先歸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旣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箸者俟于門外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

堂升自西階之時也○䄵按魯哀公疑冕而親迎爲已重故當時廢而不行位愈尊則愈亢士俟于著卿大夫俟于庭人君俟于堂此必春秋時通行之禮毛義至精足補傳記之闕因著庭堂而知有卑尊之次也服字統釋充耳瓊瑛等

著三章章三句朱曰賦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孔曰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陳曰經以日月爲興傳本序言君臣有道則下之人自無淫奔之男女此陳古刺今也○䄵按日月之在東方皆當極盛之時與序刺衰意正相對姝者初昏之貌陳曰探下在室立訓○䄵按男有室曰在室明非淫奔

履禮也釋言文○陳曰卽就也禮我猶我禮言我以禮而姝者始成就此昏禮刺今之不能以禮化見衰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臣察於下若月也陳曰十月之交傳曰君道月臣道亦以日月喻君臣明察者謂能以禮化之也闥門內也韓詩門屏之間曰闥○胡曰切言之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發行也陳曰言姝者必待禮而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曰挈壺氏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彌郎反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上曰衣下曰裳鄭曰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〇嚴曰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力珍反

晞明之始升馬曰晞者昕之假借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令告也釋詁文〇陳曰告與誥通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音句不能辰夜音豫不夙則莫音暮

柳柔脆之木說文柳少楊也段注楊之細莖小葉者曰柳樊藩也釋言文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陳曰傳言此以爲無守之者喻

瞿瞿無守之貌陳曰檀弓瞿瞿如有求而不得玉藻視容瞿瞿鄭注不審貌與詩瞿瞿同傳云無守之貌者序所謂不能掌其職也○和按狂夫疏闊令其職掌刻漏雖瞿瞿注視必不能審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孔曰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用水用火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今此狂夫瞿瞿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辰時馬曰廣雅時伺也伺即司也察也莊子見卵而求時夜崔注時夜司夜夙早莫晚也孔曰不能時節此夜之刻漏不太早則太晚○蘇曰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朱曰前二章賦末章比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鄭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朱右曾曰即牛山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陳曰有狐傳云匹行即此傳相隨之義隨與綏聲相近○李樗曰鳥獸之雄惟雌之匹而無別也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鄭曰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於魯侯也懷思也釋詁文

葛屨九具反五兩冠緌如誰反雙古音書容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服之賤者士冠禮記云屨夏用葛○馬曰兩者緉之借字說文緉屨兩枚也○祁按言五兩者十枚之數取冠緌服之尊者呂大臨曰屨與屨爲耦冠緌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馬曰內則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緌以雙垂爲飾飾必兩始成用○祁按此言無論卑尊各有配耦不容紊也庸用也陳曰庸卽上章之由由亦用也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與此傳用字義合○馬曰說文從隨行也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詩云從止正指從公如齊而言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滿以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藝樹也說文埶種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陳曰獵與躐通齊民要術云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正合毛說衡從其畝然後蓺麻以與告父母廟乃可取妻必告父母廟孔曰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季本曰桓公娶時父母已歿故云告廟鞫窮也陳曰言夫道窮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克能也釋言文極至也釋詁文○昶按曷又極止猶言曷爲而至於此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孔曰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

伯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故欲求爲覇也〇錢澄之曰襄公即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即遇弑此其求大功求諸侯之據

無田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與也甫大也釋詁文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馬曰說文引周書畋爾田云畋平田也上田字即畋之省借平田即治田也忉忉憂勞也釋訓憂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鄭曰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〇鹽鐵論云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桀桀猶驕驕胡曰上章驕驕法言作喬喬爾雅喬高也桀桀亦高出之義怛怛猶

忉忉也陳曰匪風傳怛傷也

婉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音官兮未幾見兮突而弁皮眷反兮

婉孌少好貌陳曰婉孌疊韻少好即幼穉也總角聚兩髦也孔曰未冠則總角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丱幼穉也陳曰當依唐石經作丱丱五經文字云丱古患反見詩風說文以為古卵字穀梁傳覊貫成童貫亦丱也與傳幼穉之訓合弁冠也陳曰正義作突若猶突如突然也古冠弁通稱言幼穉之人突而加冠所以刺襄公志大之意哀十三年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按吳子會晉魯不修德而求諸侯故孔子謂其未能言冠而欲冠與詩言齊事相同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鄭曰畢噣也弋繳射也○孔曰釋天噣謂之畢郭注掩兎之畢或呼為噣因星形以名之○何楷曰國語管子皆稱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郜左傳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為襄公好田之明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孔曰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纓環聲孔曰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卽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曰纓環聲也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陳鵬飛曰此詩與孟子言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同意

盧重直龍反環古音捐其人美且鬈音權

重環子母環也孔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胡曰陳風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一作婘是婘與鬈同又省作卷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讀才

鋂一環貫二也說文鋂一環也一環貫二○孔曰謂一大環貫二小環○偲才也鄭曰才多才也○陳曰說文彊也廣雅佞也義竝相近○陳啓源曰此詩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爲主而仁其政也鬈其容也偲其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朱曰賦也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陳啓源曰魯桓弑君自立懼諸侯見討急結婚于齊以固其位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之讙觀其扈從之盛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笱之敝

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年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音房古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興也鰥大魚王引之曰下傳魴鱮大魚此亦當云魴鰥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鰥即爾雅之鯇陳藏器云似鯉楊州人謂之鯶子魚〇陳曰魴鰥魴鱮皆以喻文姜故傳言大以明經之興義也魴鯿之類如雲言盛也孔曰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文姜初歸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〇祖按刺魯桓不能制文姜於始歸之時諺所云教婦初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與聲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魴鱮大魚鄭曰鱮似魴而弱鱗〇廣雅鱮鰱也如雨言多也陳曰雨無正序云衆

多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養水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鄭曰行相隨順之貌○孔曰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敝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釋文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水喻衆也陳曰文姜之歸也從之者有媵娣姪周語云三人成衆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句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孔曰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

載驅薄薄音迫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簟薄疾驅聲也陳曰車著地輕易之聲著地者微則易轉簟方文席也孔曰
用竹爲席其文必方車之蔽曰茀陳曰前後闌車用葦用竹各有異名此析言之也渾言之
則茀蔽不專稱與後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鄭曰襄公既無
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陳曰朱鞹亦茀也在輿前蔽詩刺襄公故傳著明爲諸侯之路車發
夕自夕發至旦陳曰言終夕在道也

四驪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
弟待禮反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朱曰驪馬黑色也○陳曰四馬皆驪濟濟猶齊
齊也我馬既同傳同齊也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陳曰蓼蕭傳鞗革轡首垂
也沖沖垂飾貌此轡之垂者正謂鞗也干旄傳四馬六轡所謂衆也言文姜于是樂易

然孔曰魯之道路蕩然平易齊子于是樂易然來與
兄會曾無慚恥之色故刺之○陳曰釋言豈弟發
也發亦樂易之意下文
翱翔游敖皆樂易也

汶音問水湯湯行人彭彭音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湯大貌陳曰書湯湯洪水洪亦大也漢志泰山郡
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泲即濟
也水經注汶水南徑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
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者也鉅平在今兗州府甯
陽縣東北春秋時魯之
成邑此齊入魯境之處彭彭多貌陳曰君行
師從也翱翔猶
彷徉也陳曰翱翔雙
聲彷徉疊韻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滔流貌陳曰湯湯言大滔
滔言流傳互文也儦儦眾貌陳曰說文行
皃傳云眾者
謂行人眾也○胡曰齊人自刺其君但言其車馬馳
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所謂言隱而

旨顯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惠士奇曰莊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其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辭陳漢章曰猗即商頌猗與之猗昌盛也鄭曰佼好貌頎長貌孔曰史記孔子說文王之狀頎然而長頎若定本云頎而若與而義並通也抑美色王引之曰抑懿

通爾雅該美也揚廣揚孔曰顙貴闊好目揚眉䄠按眉目開朗眉揚則目揚矣蹌

巧趨貌說文蹌動也○鄭曰減善也○朱曰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嚴曰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遽言之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目上爲名釋訓文目下爲清胡曰目上目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視容清明通下言射不出正故先言目之名清蓋形容其射時審固之狀○陳曰美目二字通上下句上承名兮下生清兮二尺曰正孔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陳曰大射張皮侯棲鵠不設正禮射設采侯棲鵠又設正故鄭司農注司裘以爲侯之身設四尺之鵠二尺之正四寸之質是正鵠皆在一侯也外孫曰甥鄭曰成猶備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誠我齊之甥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孔曰王肅云傳據

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朱曰此詩人之微詞也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卽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惠士奇曰夫子刪詩存展我甥兮之語正與春秋書子同生一例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音慣兮四矢反平聲兮以禦亂兮

孌壯好貌陳曰云壯好者莊公狩禚年十七矣婉好眉目也祁按好眉目謂眉目之清揚也婉爲好選齊王念孫曰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宊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陳曰鄉射之禮五曰興舞據王說則興舞爲弓矢舞齊者正也舞位正則與樂節相應韓詩選作纂注言其舞應雅樂也貫中也王念孫曰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四矢乘矢也鄭曰反復也禮射三

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孔曰大射
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
中正鵠也○朱曰莊公射藝之精如以金僕姑射南
宮長萬可見○呂曰此詩四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
嗟歎再三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知矣○方苞曰以
禦亂兮辭義凜然蓋責其何不用以復仇討賊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朱曰賦也或問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
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
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事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
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詩毛氏學八終

詩毛氏學九

國風九

魏左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詩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魯閔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顧棟高曰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東北有古魏城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祁按季札曰以德輔此則必淺反明主也是其君無德之證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息廉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糾糾猶繚繚也胡曰說文糾繩三合也繚纏也可知糾為繚纏之狀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鄭曰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猶纖纖也馬曰說文引詩作攕云好手貌韓詩作纖摻纖皆攕之假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鄭曰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馬曰詩以裳與霜韻故言裳以該衣非謂女專縫裳也要褄也孔曰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段云褄古止作要襋領也說文引詩云衣領也○䙠按要之襋之卽所謂縫也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曰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好女手之人○陳曰服之猶縫之也○䙠按服者事也

好人提提讀折反宛於阮反然左辟古避字音壁佩其象揥維是褊

心是以爲刺音策

提提安諦也陳曰爾雅媞媞安也說文媞諦也媞本字提假借字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引詩提提提讀折宛辟貌陳曰婉有委曲順從之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昏義疏云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象揥所以爲飾鄭曰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洍按此章前三句申言好人之爲新婦也不然縫裳乃婦人之職何可譏毛於上章云婦人三月廟見正探此爲訓可見毛讀經之精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洍按賦也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

不得禮也釋文及崔集注君下有子字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也王應麟曰水經汾水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入河之處卽魏之舊國○陳曰汾陰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　沮洳其漸洳者○廣雅漸洳溼也○說文洳作澤莫菜也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鄭曰於彼汾水漸洳之中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路車也馬曰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分路車戎車爲二此詩亦分公路公行爲二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不必其爲一官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萬人爲英陳曰正義引尹文子萬人爲英與繁露淮南說英同○昶按如英者非真英也譏詞

公行從公之行也孔曰宣二年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嚴曰或以公路等皆晉官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衞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皆爲衞風而魏與唐異知魏風非晉矣○姜炳章曰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魏必無之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藚水舄也說文同○胡曰爾雅藚牛唇陸璣云今澤蕮也別有蕍蕮郭注今澤蕮神農本草澤瀉一名水瀉蘇頌圖經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草爾雅謂之蕍蓋一物數名

公族

公屬鄭曰主君同姓昭穆也○許謙曰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

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錢澄之曰非必大夫自采其家人采之耳以大夫之家而下侵小利如此與孟獻子所謂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遠矣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祁按賦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音爻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胡曰經文殽本作肴說文肴食也以園桃可食與民力可用取義深隱故毛以爲興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孔曰釋樂徒歌謂之謠謠旣徒歌則歌不徒矣歌者合於琴瑟也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胡曰秦誓疏士者男子之大號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陳曰驕慢也夫人謂我欲何爲乎䄙按傳釋子曰何其句也以夫人釋子字以謂我釋曰字以何爲釋何其字子蓋斥不我知者上句彼人與我士對文箋云彼人謂君是也子以我士爲驕彼人豈果是哉而子乃謂我歌謠何爲乎○陳曰其亦皆語助蓋與盍同盍何也言何勿思侵削之由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說文小棗叢生者○朱曰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而寫憂也極中䄙按罔極謂憂之太過非中道○方苞曰古者庶人謗士傳言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道微

俗儉人多溺於習見轉以持祿榮身者爲是而以囂囂自得正言不諱者爲驕爲罔極所以失其是非之心而不知其可憂者以未思政敗民流則亂亡隨其後耳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音戶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曰役乎大國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已句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鄭曰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旃之朱曰上猶尚也○陳曰旃之聲相轉猶可也陳曰釋言猷視可也猷猶通父尚義按行役雖夙夜不已然勿止息則終有來時是勉以義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孔曰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馬曰說文與爾雅同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者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出生也

屺爾雅作峐古讀亥如己故通用峐之言荄荄基也基荄初具未有草木也釋文云王肅依爾雅疑王肅所見本未誤非

季少子也韓詩說云年二十行役必王肅改也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無寐無耆寐也陳曰說文寱孰寐也讀若悸者寐卽孰寐

夙早也早夜天未明而早起故無孰寐

母尚恩也祁按念其不能甘寢又慮其棄家不還皆尚恩之意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偕俱也蘇轍曰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兄尚親也和按不失伍庶無不測之憂矣

親親故其言如此○輔廣曰思其父思其母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視己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和按地既褊小又見侵削民居且不足何以爲國矣水經注所言與序同特辭未備爾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音旋兮

嚴曰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爲五畝之宅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十畝是削其半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胡曰莊子大知

閑閑小知閑閑簡文云閑閑廣博之貌閑閑有所閑別也然則廣博者無所閑別與傳義合或行

來者或來還者陳曰或行來者釋經之行字或來還者釋經之還字○和按此言民無定居遷徙靡常也國迫而數見侵削其民有自他處行來者有既去而復來還者往來雜遝男女無別閑閑泄泄然陟岵序所謂父母兄弟離散也生聚不足更何論教訓乎蓋魏地磽瘠多山或民居狹隘子壯出分或強隣虜虐避寇內入是皆遷徙之由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多人之貌胡曰說文沓沓皆訓多言孟子泄泄猶沓沓也說文沓語多沓沓也多言由於多人故傳又以為多人之貌多人無別二傳亦互相足○和按上章主來者言故曰十畝之閑此主去者言故曰十畝之外有行來者有來而復去者泄泄多人見流離之衆非富庶之謂

十畝之閑二章章三句朱曰賦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王吉上疏云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爾古今至於積功治人士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王吉學韓詩與毛義同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反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周禮故書廛為壇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陳曰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籀文作厈干者厈之省假厓謂厓岸也風行水成文曰漣陳曰爾雅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釋文引說文作大波為瀾或作漣是瀾漣同字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鄭曰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孔曰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為車之輪輻左傳云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昶按伐檀爲車將以行也乃置之河干一若欲俟河清然後出者則恐無其時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孔曰散則相通一夫之居曰廛陸曰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陳曰廛有市廛園廛兩義此爲園廛之宅義同一夫之廛卽五畝之宅也三百廛言三百夫耳貆獸名釋獸貆子貆○鄭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郝懿行曰貆借作貉說文貆似狐善睡獸素空也方苞曰言彼者諷此人之不然也○陳曰素白也空以盛實與白可受采同意故素謂之白又謂之空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

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檀輻也（陳曰鄭注考工記今世輻以檀是輻用檀古今皆然凡輻三十）側猶厓也

直直波也（釋水直波爲徑○說文波水涌流也）萬萬曰億（孔曰今數然也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十萬曰億合古數言之○陳曰露積曰庾三百億者露積之數也○祀按此設辭非事實故傳從其多者言之）獸三歲曰特（盧文弨曰齊傳云三歲曰肩又豳傳云三歲曰豣矣此傳三當作四四古作三○春秋繁露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淪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檀可以爲輪（陳曰輪謂牙也鄭司農云牙謂輪輮）漘厓也（說文引詩小云水厓也）

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水小波爲淪○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

囷〔說文同○陳曰謂三百圓倉也〕鶉鳥也〔釋鳥鶉鶉李巡曰鶉一名鶉〕孰食曰飧

〔孔曰傳意以飧爲殘饔之殘○范處義曰詩人本以是詩刺貪謂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而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自爲伐檀之事也○孔叢子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折中云比也〕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陳曰鹽鐵論云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云履畝稅而碩鼠作三家義與毛序刺重斂合○祖按朱子謂此亦託於碩鼠刺其有司之辭碩鼠自指有司然刺有司即是刺君不必以辭害意〕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陳曰爾雅作鼫鼠易晉如鼫鼠鄭注卽引此詩是碩鼫同也郊特牲云迎猫爲其食田鼠也逸周書云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與詩義合

貫事也釋詁文○陳曰言三歲所耕獲以事君而君乃重斂不肯顧我也逝逮也○祖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今以重斂故統三歲計之無有蓋藏故與刺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古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得其直道祖按序云不修其政則民多枉得我直則遂其生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苗嘉穀也陳曰何注公羊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鄭曰不肯勞來我 號呼也

祁按既適樂郊當復爲誰而永號則今之號猶冀其聞而知改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朱曰比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詩毛氏學九終

詩毛氏學十

國風十

唐 左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曰左傳曲沃莊伯伐翼杜注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朱右曾曰晉陽今太原縣曲沃故城在今聞喜縣東絳在今太平縣南古晉城是也翼在今翼城縣東南

蟋音悉蟀所律反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

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胡曰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鹽鐵論引孔子曰不可太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地理志云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足證序說之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蛬俱勇反也釋蟲文郭注今促織也九月在堂孔曰七月篇說蟋蟀九月在戸近戸之地亦名堂也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戸也聿遂陳曰聿與曰通其義皆可訓遂遂亦詞也除去也朱曰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已

甚陳曰已者甚之詞也康樂職主也並釋詁文○鄭曰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
禮爲節也○孔曰二章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也○昶按秦誓亦職有利哉大學引
作尚是職與尚通傳訓職爲主主亦尚也見國語注君子之於禮樂斯須不去身故所居謂禮樂矣好樂
無荒樂之情也良士瞿瞿禮之意也下章傳言禮樂實能發明經旨荒大也陳曰廣雅巟大也荒
與巟通○昶按好樂無大覆說上無甚大樂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釋訓瞿瞿休休儉也
李巡注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昶按此覆說上職思其居也傳未釋其居故於此言之瞿瞿然顧禮義
是形容思其居之狀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衞反
邁行也陳曰邁行猶除去也外禮樂之外昶按禮樂之外謂政刑等事蹶蹶

動而敏於事釋訓蹶蹶敏也○䃼按思政刑故以動敏言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他悠反無巳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曰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慆過也孔曰春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馬曰慆爲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漫大皃憂可憂也大則易失之過故過又大義之引申也

鄭曰謂鄰國侵伐之憂○䃼按毛義休休樂道之心該廣箋舉其大者言之非與傳異

䃼按思其可憂則其心休休然樂道而不失之侈故雅訓休休爲儉也此詩前四句皆刺僖公之徒儉後

四句反復申明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

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孔曰四鄰卽桓叔謀伐晉是也沃雖一國亦四鄰之一○呂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程按鄰卽臣哉鄰哉之鄰

山有樞隰有榆容侯反子有衣裳弗曳以世反弗婁力侯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婁反宛以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容侯反

興也樞荎田節反也釋木文郭注今之刺榆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馬曰山隰有材木以供人之用正以興下他人是愉婁亦曳也陳曰婁摟假借玉篇引詩正作摟宛死貌馬曰釋文宛亦作苑淮南子百

節莫苑高注苑病也愉樂也釋詁文

山有栲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蘇九反子

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補九反

栲山樗釋木文陸璣曰葉如櫟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櫖杻檍也釋木文郭注似

棣材中車輞陸璣曰材可為弓弩幹也洒灑也說文洒滌也○王引之曰廷與庭通庭內謂庭

與堂室非謂庭之內考擊也陳曰考讀為攷廣雅攷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孔曰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永引也陳曰

永日猶引年引亦長也○祖按昭侯立六年潘父弒之其後六十一年為曲沃所滅凡立五君被弒者四

詩人見於幾先故有宛其死矣之歎非故作曠辭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嚴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胡曰叔于田刺鄭莊而詩反似言叔之美揚之水椒聊刺晉昭而詩反似言桓叔之美蓋其美者非真美也彼以大都耦國孽子傾宗而不早爲之所其可刺孰甚焉序云刺昭公是國史推見至隱之語其下云沃盛彊云云乃是據事直書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鑿鑿然鮮明貌陳曰鑿讀爲糳說文糲米一斛舂爲八斗曰糳爲米六斗大半

斗曰粲故鮮明謂之粲亦謂之鑿○胡曰激揚之水微弱無轉石之力徒使之鮮明潔白以興昭公微弱無制桓叔之權徒坐視其彊盛襮領也釋器黼領謂之襮○說文同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鄭注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孔疏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陳曰必言諸侯者禮唯諸侯中衣則然桓叔服此其僭孰甚沃曲沃也鄭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九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古咎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絜白也馬曰說文無皓字日部晧日出皃繡日色之光白引申爲凡絜白之稱黼也陳曰朱即丹朱繡即繡黼也繡與黼共爲刺文鵠曲沃邑也孔曰曲沃旁更有邑言無憂也陳曰叛者之辭

揚之水白石粼粼列新反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說文粼水生厓石閒粼粼也○玉篇潾水清貌粼潾同聞曲沃有

善政令不敢以告人陳曰下篇序云能脩其政是有善政令也又云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是即不敢告人之故定十年傳侯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侯犯據郈叛叛魯與桓叔據沃叛晉相似駟赤畏侯犯特詠此詩以明己意則知作詩之人斷非從叛之人荀子云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荀子引詩與毛義合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嚴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力求反且子餘反遠條徒求反且

興也椒聊椒也段曰椒聊聊疊韻單言曰椒絫呼曰椒聊○胡曰椒聊卽爾雅之科者聊科與莍同爾雅又云茮樧醜莍鄭樵注此類結子成毬朵也說文莍茮樧裹如裘也皆謂其實叢生攢族爲莍耳漢官儀云椒房取其蕃實之義朋比也鄭曰之子謂桓叔○陳曰碩亦大也比爲比方之比條長也鄭曰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日益廣博○陳曰脩長也條與脩皆從攸聲故二字同訓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兩手曰匊說文在手曰匊篤厚也釋詁文○陳曰昭廿六年傳晏子曰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厚施與傳篤厚之訓合言聲之遠聞也陳曰六字本當在條長也之下後人誤奪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音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讀茲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陳曰古今語也皆疊韻字三星參也天官書云參三星直者在天謂始見東方也馬曰古者自九月霜降爲衡石逆女至二月冰判爲婚

姻之期正值參在天在隅在戶之時故嫁娶以參爲候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
待人事而後束也蘇轍曰合異姓以爲婚姻譬如錯取衆薪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
合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孔曰毛以秋冬爲婚時良人美室也
胡曰良訓善男女皆可通稱漢外戚傳有美人良人當即因詩而有此稱○王肅曰婚姻不得其時故思
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翀按思詠者詩人之思詠也次章見此邂逅言見此婦之會合也是皆
設爲旁觀之辭子兮者嗟茲也王引之曰嗟茲即嗟嗞說文嗞嗟也秦策嗟嗞乎管子嗟
茲乎尚書大傳嗟子乎楚策嗟乎子乎義並同○陳曰嗟茲釋子字子者嗞之假借○孔曰如何猶奈何
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
綢繆束芻窗侯反三星在隅魚侯反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胡豆
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隅東南隅也孔曰謂十一月十二月也〇陳曰邂逅解說之貌釋文作解覯說文無邂逅字〇胡曰淮南說山訓注解構猶會合傳訓解說亦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古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參星正月中直戶也孔曰月令孟夏之月昏參中是夏小正漢案戶傳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蓋中星皆以南方之中過中爲下古者爲戶於室東南隅參星昏見當戶則南北直而偏東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說文三女爲粲效效美也

孔曰周語女三爲粲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〇陳曰傳引三女爲粲以證粲字之義云大夫一妻二妾又申明三女之義白虎通義亦云卿大夫一妻二妾〇和

按晉以國亂自庶民以至卿大夫家多有怨曠之男女故詩人歎之大夫可以買妾而今亦無奈之何甚言之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乎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杕特貌釋文特下無生字杜赤棠也釋木文湑湑枝葉不相比也孔曰棠棠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

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踽踽無所親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踽

也說文引詩云疏行皃佽助也廣雅比佽代也○呂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矣○雅按凡人薄其所厚則他人亦必不肯相親非謂他人之可薄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菁菁葉盛也陳曰葉盛而枝弱睘睘無所依也釋文一作煢○馬曰說文趨獨行也讀若煢煢睘皆趨之假借同姓同祖也孔曰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雅按曲沃武公弑三君而并晉武公與孝侯爲同曾祖兄弟故第舉同祖言之篡逆之罪在所深絕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曰恤憂也○范處義曰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爲民設官之意以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豹袪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袪袂也孔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口之小稱其通皆爲袂本末不同與民異心孔曰裘身是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陳曰襄十四年傳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裘袖不同物言始終不同微與傳意略同自用也孔曰釋詁由從自也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釋訓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注居居不狎習之惡○鄭曰羔裘豹袖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昶按詩意譏在位者服羔裘而豹袖其用民居居然不相親比亦與此裘袂同也

羔裘豹褎徐究反 自我人究究許九反 豈無他人 維子之好

褎猶袪也說文袪袂也 究究猶居居也鄭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曰北風刺虐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云適彼樂國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子初說曰昭公之後有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哀侯之弟緡凡五世○胡曰桓八年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皆所謂王事也此詩當作於最後之世

肅肅鴇羽 集于苞栩況羽反 王事靡盬音古 不能蓺魚世反稷

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陳曰以經言鴇羽故云鴇羽聲集止陳曰全詩通訓始見於葛覃而無傳此因欲言鴇不樹止而訓釋之也苞積釋言文孫注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鄭曰積者根相迫迮梱致也栩杼也釋木文陸璣曰今柞櫟也可以染皁鴇之性不樹止釋文鴇似鴈而大無後趾○孔曰鴇鳥連蹄樹止則爲苦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盬不攻緻也陳曰盬與蠱苦義並同不攻緻卽不堅固○鄭曰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怙恃也釋言文○孔曰父母當何恃食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乃告於天曰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翮也孔曰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范祖禹曰曷極言勞役之無已曷常思休息以反其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鄭曰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孔曰晉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章炳麟曰詩美武公蓋言其猶稟王命非美其奪宗竊國也觀其辭旨所謂豈曰無衣七兮言非不能自尊也能自尊而必請命于王則猶愈于騈然恣行者此在盛世則當誅而在衰世則可美所以爲變風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孔曰晉唐叔之封爵稱侯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鄭曰武公初幷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孔曰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命者何加我服也○陳曰春秋郳儀父郳黎來蕭叔介葛盧皆微國之君未爵命故不書爵此不成爲君之義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陳曰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及其出封加一等天子之卿卽侯伯也天子之卿六命出封侯伯加一等則七命晉爲侯伯之國實七命其在王朝則亦就六命之數蓋詩人以六七分章實一意燠煖也釋言文○陳曰子㡿武公也武公旣得命服故曰安且吉安且燠○范家相曰假襃微之命服以飾簒奪之惡名他日韓趙魏之分晉與田氏

篡齊皆襲其故智此春秋一大關係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朱曰賦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戴溪曰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杕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相率而去之者故詩人以為刺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陳曰杕杕然之杜其枝葉足以庇陰人生於道左之陽衆人得休息之興者喻人君有國賢者宜歸往之刺今之不然也　噬逮也韓詩作逝云及也○胡曰噬者逝之假借爾雅作遾謂及今可以適我乎○蘇曰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王應麟曰韓詩訓周爲右○馬曰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迂迴即屈曲也傳訓曲與右義相近遊觀也陳曰遊觀義同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孔曰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左傳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皐落氏滅下陽圍上陽滅虢執虞公敗狄于采桑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音宇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陳曰葛絺綌草也蒙覆也楚木也蘞生蔓於野

陸璣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孔曰二句互文而同與皆是蔓草發此蒙彼

喻婦人外成於他家白虎通云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家○鄭曰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馬曰少儀鄭注亡去也亡此猶云去此箋訓爲無蓋亦棄亡之義○陳曰稱夫謂美猶稱夫謂良誰與卽獨處陳不遠伊邇莫怨具慶云徂何往孔淑不逆句法相同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馬曰塋墓地又爲界域之通稱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注兆爲壇之塋域小司徒乃分地域注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疏謂建邦國之等各有塋域此承于野言卽爲野之塋域非指墓地息止也祀按止息謂夜也易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此章夜下章日末二章日夜卽承此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齋同齋時則角枕錦衾胡曰齊用角枕錦衾未見所出王風正義云毛時書籍尚多必有所據此語可爲讀傳之通例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又作櫝而藏之孔曰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陳曰以言夫從征役既缺時祭婦人斂藏枕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與爾○稱按角枕錦衾爲重物故用於齊祭傳必言齊時者思夫而及枕衾近褻故明此爲夫齊時所用又引禮夫不在則斂枕衾而藏之探下亡此爲訓若曰彼粲兮之枕爛兮之衾今韣藏已久矣枕貯於匣謂之枕篋也衾與席納於韣謂之衾席韣也韣者韜也

獨旦猶言獨處終日

夏之日冬之夜音豫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言長也鄭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

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猶居也
祁按居不訓墳墓以百歲後所歸之居則墳墓也此言夏日冬冬夜永相聚當期之死

後耳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范處義曰晉獻好聽讒惟驪姬之事

爲最著由詩人之言考之正指其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德因反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興也苓大苦也
簡兮同

首陽山名也
金鶚曰曾子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

子云夷齊北至首陽之山首陽在平陽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謂首陽在蒲坂者非○陳曰晉都平陽故詩人遂以晉山爲興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鄭曰采苓之人衆多非一皆曰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興者喻事有似而非○和按夷齊辟世而至首陽是幽辟也以其名勝故多附託下至采苓苦葑者隨處皆有今必曰采之於首陽此等細事幽辟之地有何可徵以興讒言之無徵驗亦猶是也小行且然況大事乎人之爲言胡得焉究其何從而來所謂無徵也苟誠也陳曰苟謂之誠猶果謂之誠也苟果聲之轉○和按苟亦無信謂人言誠亦一未可信也苟亦無然誠不如是也○范家相曰序云獻公信讒是明爲申生作也人者指驪姬而外之欲公之無信其欺也舍旃舍旃莫其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也人之爲言胡得焉謂驪姬處深宮之內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何由得至其耳以告於君蓋優施教姬之語隱然亦在言下矣詩與國語正可互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音戶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也孔曰此荼也陸璣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無與

勿用也陳曰無讀爲毋與讀爲以以者用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菜名也陳曰葑須從也其葉可食○胡曰首章不信其言二章不用其言三章不聽從其言而皆繼之以苟亦無然者斷其無是事理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毛氏學十終